

2

沒有男子的戲劇

——獨幕劇集——

葉尼著

浙江麗水

生活社

沒有男子的戲劇

——獨幕劇集——

葉尼著

浙江麗水

潮鋒出版社刊行

1939

沒有的子戲劇
——獨幕劇集——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
廿八日初版

實價國幣六角五分

著者 葉 尼

出版者 麗水潮鋒出版社

浙江
總經理 麗水大時代書店

分發行處
國內外各大書店

序

這兒搜集的幾齣獨幕劇和街頭劇都是我在海外寫的，其中除了「決堤」是四年前的舊作，「赤道小景」寫作確當統一戰線蘊釀期間外，其餘都是抗戰後的作品。

我寫劇本，自知並不是什麼名家，也從來沒有夢想過「流傳久遠」或是「哄動一時」，幾乎每一次都爲了演出，爲了當時當地的需要，經過一些思索，在幾個連夜不眠中寫成的。雖然改了又改，但終因演出時期的迫促，未得完滿時便搬上了台。朋友們雖然因爲演出效果良好，勉勵我多寫幾齣，然而總因爲時間和才力所限，不能如自己所希望的做去。但也就虧着他們不斷的愛護和督促，才使我更有自信和勇氣。如今翻讀這些劇作，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令我恍然于熱烈的往日。

記得在四年前，那時候，我還在東京讀書，在導演過「雷雨」後不久，覺得有組織一個較爲

健全的研究戲劇團體的必要。於是，爲環境的方便我們成立了一個不具形式的「中華戲劇座談會」，第一次實習公演決定是郭哥里的「視察專員」，但因爲嫌時間太短，大家決定增加一個短劇，這工作落在我的頭上，于是我擇定當時最爲嚴重的「水災問題」做主題，完成了『決堤』，由杜宜導演。參加演出的朋友很多，多數目下都分散在各地，各各做着有益于民族國家的事。

東京回來後，在上海只待了一個月便又跑到海外去，原只是打算小住一下，不想竟留了兩年。一到熱帶，便想寫一齣本地風光的戲，于是寫了「赤道小景」，上演前碰到老同學孫流冰，他把牠演給工人看，而且改了幾個地方。據說工人看了非常興奮。

祖國抗戰爆發了，很想馬上回來，做一點事，可是却被別的同樣重要的工作留住了。抱定了「住下去，住到不能不走時再走」的態度，也就住下去了。但在百忙中，仍然沒有放棄演劇，爲了籌賑難民，寫了「傷兵醫院」給星加坡唯一的話劇團體業餘話劇社上演，接着又應好友耶魯的約，爲當地的華僑中學寫了「父與子」，由朱緒導演；在這之後生活異常不安定，只產生了兩

個街頭劇：「大家一條心」是說明各民族的聯合戰線，雖然寫得並不怎樣好，但演出效果極大，因用土人方言，所以容易感動許多人。各地上演的次數也最多。當時，業餘話劇社組織了一個旅行全馬來半島宣傳的劇團，叫做「馬華巡迴劇團」，「大家一條心」便是其中一個節目，而這兒收入的便是他們用的台本，甚至角色名也就是演員的名字。在此我得感動他們在實踐中充實了我的劇本。「耳朵」是我印象最深，也是馬來半島最典型的鋤奸事件，所以我寫了出來，經常爲年青朋友在街路上演出。

直到離開新加坡的前三個月生活才較安定，那時候因特種關係，不能多所跑動，有功夫供我讀書和寫作，某時，住在一個海邊的鄉村裏，游過水，洗過澡（俗稱冲涼）之後，想到好友之華寒波、洪濤、棠影等先後的遭遇，不禁憤慨異常，於是寫成了「海外」，接着，又住在一個深大的錫礦場的小市鎮上。友人田風寄信來催要劇本表演，當時他在一個女子中學教書，限制不要一個男角，於是，苦思再三，才寫了一個沒有男角的戲劇，於是定名爲「沒有男子的戲劇」。當時又有好友英浪在旁鼓勵，使我準時完成。

我本不想將這幾個劇本出版，可是由于適合海外華僑演出的劇本很少，各地常來討索，又加以好友的鼓勵，催促，于是一併將以前的幾個都印出來，算是對我關懷的，希望的朋友的一個小小慰藉。出版前，雖然每篇都改了很多，可是仍然不少缺點，謁誠地希望劇界前輩給我指正。

最後，承許幸之先生指正錯誤處，陶謀基爲我作過面，梨新幫同抄寫，一併在此致謝。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香港

父與子

時間：

「八一三」戰事發生不久，夏天。

地點：

中國內地某都會。

人物：

黃天保——年約四十五歲，商人，善于經營，現在做了當地的巨紳，但仍然不願失去找錢的機會。

黃海萍——天保的兒子，一個熱情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有時有點衝動，腦筋裏稍存封建

意義，但做起事來却很英勇，正直。

黃瑪麗——一個富家小姐典型的人物，年青活潑，不知憂愁困苦。約模十六歲。海萍之妹。

陳揚波——努力救國運動的一個青年，頭腦很冷靜，處世堅決。比海萍稍長。頗得海萍的信仰。

朱天洪——四十餘歲，爲人異常狡猾而陰險，很機警，喜于隨機應變，有絕好的口才。

僕人。

佈景：

黃天保家的客廳，這是新建的房屋，雖然是西式，然而免不了有點俗氣，牆上一面掛了幾幅中國字畫，另一面又掛了些西洋風景畫，台後正中是通到外面馬路的門，但被一面屏風遮了，看不見。台前有圓桌一，四圍放着椅子，靠左壁（以演員爲標準）是兩張小沙發中間夾着茶几，靠右壁是一張雙人沙發，一個衣架立在後面，前面則是一個長脚的香烟缸，左右壁各有一門通到內室。開幕，黃海萍正和陳揚波談話。

海萍 揚波，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揚波 （誠懇地）我希望你處事冷靜一點兒。

海萍 你叫我怎麼冷靜得下來呢？眼看着前線的將士一個個地犧牲，我們可以安心坐在家裏

呆着嗎？人家在那兒用血用肉捍衛國土，而我們却仍然在後方唱高調，喊來，喊去，充其量也只是個紙上談兵，我不信有什麼用處！

揚波（不客氣地批判他）喂！我先問你，什麼叫做全國總動員？——我們能說後方的工作不重要嗎？你忘記我們曾經討論過了。

海萍（興奮得站起來）老實說，像這樣的救亡工作，我看還是放在一邊吧！至少，在我是這樣想，誰貪生怕死，就讓誰去幹吧。我願意打仗去，直接爲國家盡力，在槍林彈雨下過生活，那才痛快！（冷靜地）你算是痛快了，可是痛快就可以打倒××帝國主義者嗎？你——

海萍（打斷他的話）我說的是心裏痛快，自然得和前線的弟兄們一樣打仗，開槍，衝鋒，殺敵人！揚波 那末，對了，問題正在這兒，你學過軍事訓練沒有？你有特殊的軍事技能沒有？

海萍（回得太快）沒有！（覺得說錯了話，隨即找遁詞）不過……

揚波 你既然沒有學過軍事訓練，又不是一個特殊人材，那末前方要你幹什麼？你自己犧牲了，到是小事，萬一影響了全軍的作戰，那怎麼辦？要是全軍都像你這樣，那末，怎麼能爭取最後的勝利呢？

海萍（給他一番話，說得低下頭來）

揚波 我們不要只顧一時感情的衝動，要腳踏實地做工作，每個人站上自己的崗位，各人做能做的事情。這才是全民抗戰的真意。

海萍 （不服地）宣傳募捐，我們都做過了，還有什麼呢？

揚波 做是做過了，但是做得還不夠，除了募捐宣傳之外，我們還要從事組織民衆的工作，在目前檢查×貨的工作也很重要。

海萍 檢查×貨？

揚波 嗯！這是昨晚會裏祕密議決的，因為怕走漏風聲，所以決定馬上動手。

海萍 （突然興奮起來）我說過的罷，這班奸商警告是沒有用處的。只有硬幹！前幾天發了警告書給那班商家，聽說他們不但不遵從，還借此多買了些，說是往後好多賺錢呢！——（痛恨）真是漢奸。

揚波 今天已經有兩隊出發了，你是分配在第三隊，和我們在一道。

海萍 好！真好！（就要去）我們馬上去吧！這班奸商要是查到他們那兒有×貨，哼……（拉陳）

走吧！

揚波 不，我先要看看那兩隊已經檢查得怎樣，你在家裏等着，一會兒我再來看你。（走向中門，海萍跟着。）我還有幾句要緊話同你說！

揚波 （和他耳語，海萍先點頭，後來突然否認起來）

海萍 你不好這樣說我爸爸……

揚波 但是——（用眼睛向通內室的門看）

海萍 他不在家。

揚波 （低聲）這是一個祕密的消息，有人報告說今天山本洋行買進五百箱××貨來，是那個姓朱的買的，聽說你爸爸也有份！

海萍 （爲他爸爸辯護）我想這一定是人家造的謠言想傷害他的，我爸爸平常因爲做事忠直，得罪了不少的人。

揚波 這也許是人家造的謠言，不過……（看了看錶）我得走了，決定你做的事，記得了嗎？

海萍 (因為剛才受了一個刺激，使他昏亂起來) 什麼？

揚波 嗯？帶你的東西！

海萍 (恍悟過來) 哦！你說的是我爸爸那支手槍？用來以防意外的。好，我一定要帶在身邊。(追問)

要不要裝上子彈？

揚波 我想裝上也好，這樣才像真的，有力量，好回頭見！(揮手下)

海萍 再會！(無意識的送至門口走回來，記起剛才說的工作，滿臉興奮，笑了兩聲，走進左面的房間)

(這時，右室裏有女孩子聲)

聲 哥哥，時候不早了，我們去游水去吧！(接着右面的門開了，一個活潑的女孩子的身體出現了，她先探了一下

首，然後跳躍着進來，手裏提着一隻裝游水衣服的小籐箱)

瑪麗 (四面張望，見人沒了) 噫！他們到那兒去了！(走到大門口) 哥哥！哥哥！(不見沒有人) 走了，(惱怒) 豈

有此理，不等我就自跑了。(走出) 陳先生！陳先生！

海萍 (手裏拿着手鎗上，因為太興奮，竟有些顫抖，他先拿在手裏試了一試，假作瞄準狀) 哼！哼！看你們這些漢奸

怕不怕！（得意）要是還敢瞧着吧！握着鎗，走向台前來，他一邊想一邊說：不過要是爸爸……（愁悶的感情，立刻籠罩在他臉上）要是爸爸真像波所說的那樣，（沉思）那就……（自慰）不會的！爸爸是個好人（他又高興起來）不過，我一定要把這事偵查清楚。（瑪麗氣喘喘地由外上，足步很重，顯然她是跑回來的，臉上很失望的表怍）

海洋

（聽見後面的足步聲，神經過敏地轉過身）誰？（不自覺地舉起拿手鎗的右手）

瑪麗

（看見鎗吃了一驚）啊！哥哥！哥哥！槍！你做什麼？

海洋

（覺悟到他手上拿着鎗，隨即放下來）哦！妹妹！是你！放好了槍！

瑪麗

（喘息）嚇死我了！哥哥！你拿着槍做什麼！

海洋

不做什麼！拿着頑兒的。

瑪麗

（搖頭）我不信，這有什麼好頑。（天真地）可是，哥哥！你可不能隨便亂來！爸爸要是知道你拿

了他的槍，一定會罵你的。

海洋

（收起槍，笑起來）他那裏會知道。（轉換話題，問她）剛才你到那裏去的？

瑪麗 找你們去啊！

海洋 找我們？

瑪麗 噯！你上個禮拜不是說過今天和我一道去游泳的嗎？我還約了兩位同學呢。

海洋 （記起來了）哦！要不是你提一下，我早忘了（想一下）現在我有事，你們自己去吧！

瑪麗 （有點氣他）每次都是這樣，答應人家的事都不放在心上（嘟着嘴）下一次，我真地不理你了。

（轉過身去）

海洋 （抱歎）本來我是可以去的，可是不巧得很，剛才揚波來，說有一件要緊的事要我去做！

瑪麗 （氣忿地）我還以為你約他一道兒去游呢！好吧！好吧！看美云聽了，氣不氣你。

海洋 只要說我有事，就行了。（自語）真是不巧，你們自己去也是一樣地。

瑪麗 （賭氣）自然一樣，我們女孩子也認識路的。哼！（氣嘟嘟嘴下）

瑪麗 （在外）朱老伯！

朱天洪 （在外）到那兒去？瑪麗爸爸在家嗎？

獨麗（在外）不在家，哥哥在家，美云預備好了嗎？我要和她一道兒游水去！朱老伯請進去坐吧！

（聽見她跳躍着去了）

（朱天洪上）

海萍 朱老伯請坐！（將他引到單人沙發上坐下，向內）老曹！老曹！（裏面有人應了一聲）泡茶來！

天洪 不用啦！坐一會兒，（坐下）我就要走的，你爸爸到那兒去了？

海萍 不知道，怕就要回來的吧！老伯有什麼事要和他接洽嗎？

天洪（機警地）沒有什麼！我路過這兒，順便來看看他，（拿出談天的本領）秋天到了，可是不知怎末

天氣還是這樣熱！（拿出手巾來拭汗）我們倒沒有怎麼，（僕人端茶上來奉給他們）可是，前線打仗的兵士可有點受不了。

海萍 是的！不過當兵的爲了保衛國土，大家都很興奮，就是受點兒熱，恐怕也感覺不到什麼。

天洪 這話很對，很對。聽說前方打仗的兵士真勇敢，一個接着一個往前進攻，沒有個停的，可惜中國兵器不好，死得太多！（半試探地）海萍，世兄最近可有什麼消息？

海萍 沒有！只說是前線很穩固，××線有點失利，不過這是抗戰初期免不了的現象。

天洪 哦哦！（喝茶，有意地）現在，你們很忙吧！

海萍 學校還沒有開學，我只感到閒得無聊！

天洪 那麼抗敵後援會方面的民衆工作呢？

海萍 也沒有什麼宣傳募捐，就是這樣了！

天洪 這，不是已經很好了嗎？

海萍 我看還是很少。

天洪 （故意逗引他）那末，依你說還要做些什麼呢？

海萍 最好到前線去！

天洪 （迎合他）那真是最好不過的了，古語說得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正是這個意思。

海萍 （高興）我真想動身到前線去，老伯你說好不好？

天洪 很好，很好，我早就跟令尊大人說過了，像世兄這樣真可以算得上是一個人才！一個人才！